

# 哲學·心理·教育

著 崑 紹 李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人人文庫 特販

李紹崑著

哲學・心理・教育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04  
5732



哲學・心理・教育  
*Philosophy, Psychology, Education:  
Collected Essays*

著者 李紹崑  
Cyrus Shao-Kun Lee, Ph. D.

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發行人 朱建民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 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基本定價 一元整

校對人：陳寬剛  
陳巧

一一二二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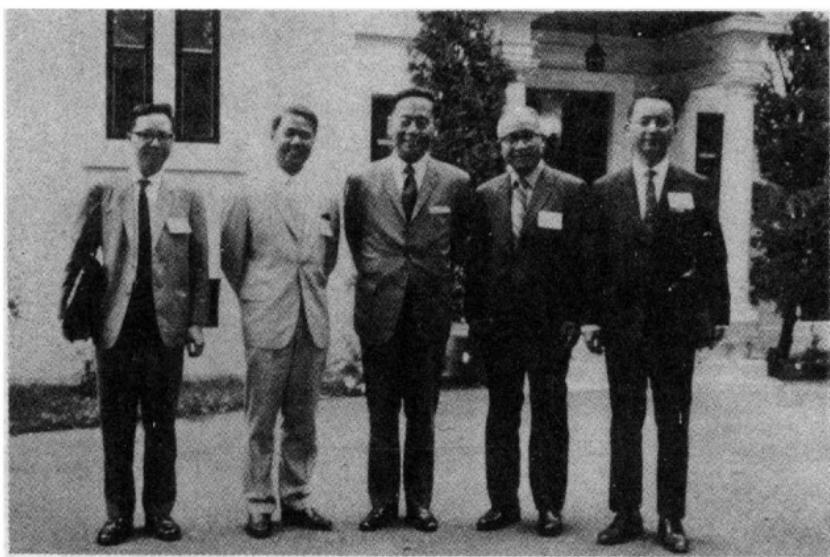
#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n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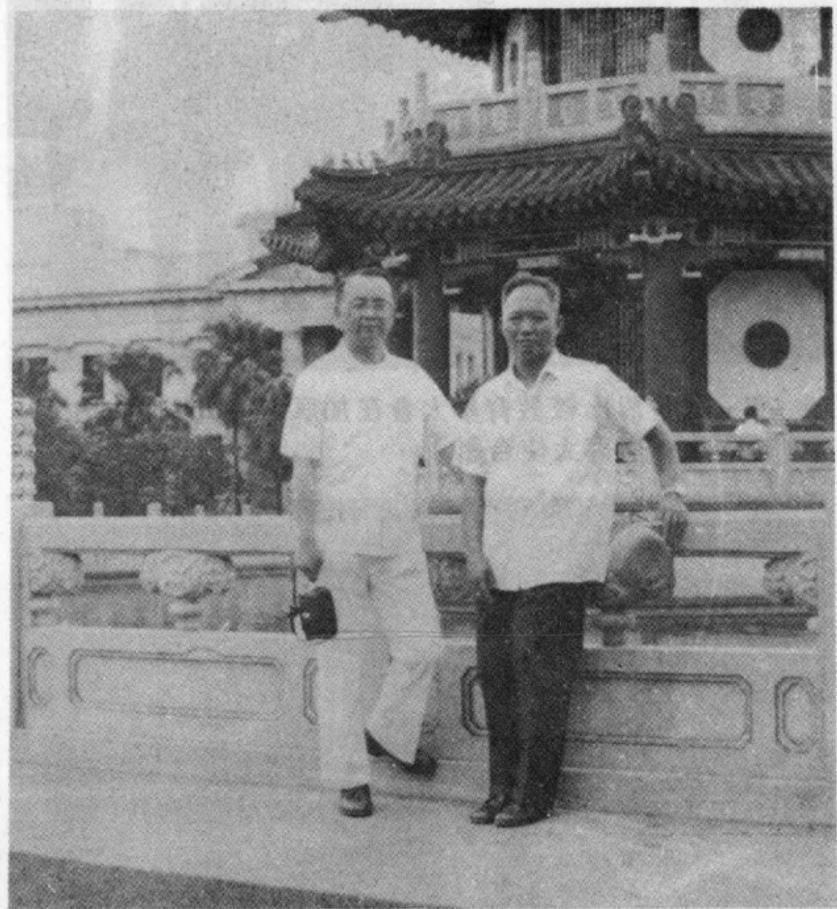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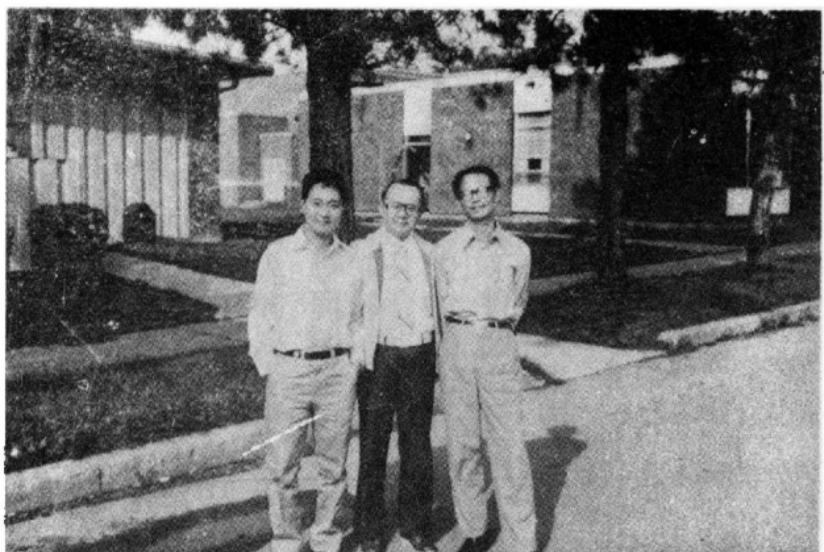
第一屆世界比較教育學大會在加京（一九七〇年在渥太華與薛大使合影）



為教育現代化而努力（一九七八年在華府）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一九八〇年在臺北）



在愛丁堡校園裡（一九八一年）



在臺北立法院（一九八二年）

# 目 錄

一、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一〇一
附：覆丁寶蘭教授函	一〇一
二、教育哲學的中國化與現代化	一四
三、科學心理學與精神心理學	二八
四、精神心理學與精神治療	四五
附：真人的淚	七九
五、墨子：偉大的教育家	八二
附：于斌樞機序	一〇三
六、墨子的教育心理學	一〇六
七、墨子與訓導篇之關係	一一二

八、莊子研究	一三五
九、大陸現況與精神教育	一五七
附：兩點「異見」的補充說明	一七〇
十、于斌樞機與中美關係	一七四
十一、大家來談第六感	一八三
十二、心理治療乎？心靈治療乎？	一九三
十三、章著「中國思想史」讀後	一〇〇
附：敬答達人先生兩問	一一〇
十四、高著「大易哲學論」讀後	一一四
十五、「紅學」研究的方向問題	一二〇
十六、悼方豪神父	一二四
附：師生之情	一三五
十七、曼濤與曼殊	一三七
十八、遙寄懷瑾禪師	一四二

附：南先生原作

一一四三

十九、世界哲學會議記實

一一四五

中外人名索引

一一五三

英文目錄

一一五四

# 一、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上星期天，在中副拜讀了成中英教授的大作「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他指出：「中國哲學是過分地疏離化和玄奧化，於是和現代的社會、生活以及當前的問題脫節，乃至於被社會大眾所誤解、所漠視。」因此，成教授提出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在他看來，「一個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學者，至少應具備四個要件。」他所開列的四個要件都是偏重於哲學工作者的學養問題，並未指出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具體內容，更沒有提示中國哲學世界化的可行步驟。

日昨，接奉成教授自夏威夷大學來函，略謂他在離臺返校之前，與我長談細話之後，認為本人深得他心云云。今也不揣冒昧，草此短文續貂，倘有未妥，尚請成先生暨讀者方家指教。

## 一 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內容

成先生既然「希望利用中國哲學來解決西方文化的問題和危機」，他當然不會誤解現代化就是西化，相信任何對中西文化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如此主張。一般的所謂現代化，陳鼎環先生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中副」作了一個簡明的定義，他說：「依筆者淺見，現代化係指現代文明中能表現時代特色的社會建設或革新，包括物質與精神雙方面。」如果大家認為陳先生的定義為可取，我們不妨將它引申，來說明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係指現代中國文明中能表現時代特色的精神建設和革新。所謂「表現時代特色的神話和革新」，個人認為，其內容可以包括下列數項：

(甲) 在中國哲學的體系上革新，要力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先請以古為例，在先秦時代，諸子輩出，百家爭鳴，於是中國哲學界有了空前的生氣蓬勃的現象。一旦，董仲舒寵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哲學界便落入死氣沉沉之境。再請以今為例，在中國大陸，三十年以來，只有馬毛的教條主義，那有獨立思想？中國哲學

的現代化更無論矣！反觀今日的自由中國，臺大之注重康德哲學，輔大之介紹士林哲學，政大之研究 國父思想，文化學院之偏重佛教哲學，以及文復會之闡發孔孟哲學，似乎已展開了百花齊放的新頁。有人認為，這是門戶之見的表現；個人認為，這是百家爭鳴的先聲。

(乙) 在中國哲學的經典上革新，一定要文白對照，普及大眾。成先生說得很對，「要提倡發揚中國哲學，必然要將中國哲學逐漸大眾傳播化，利用各種媒體，透過通俗的文字和觀念加以介紹和分析」。然而如何達成此一願望呢？能不能普遍設立國文補習班，教一般老百姓都學習兩千年前的古文呢？不能，當然不能！那末，惟一可行的辦法是，由我們哲學工作者分工合作，將先哲們的經典一部一部地譯成白話文，讓一般受過國民教育的老幼都能看得懂。同時，更要統一中國哲學上的名詞，編纂有關中國哲學的辭書和引得，以期後生學子有以遵循。在這些方面，固然已有少數同道們在私下裏埋頭苦幹（韋政通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可是那畢竟是孤軍奮鬥，難竟全功。

世界宗教史告訴我們，歐洲之普遍信奉天主教，是在聖熱羅尼莫(St. Jerome)

成功地翻譯了拉丁文聖經之後；而中國之普遍信奉佛教，也是在玄奘大師翻譯了佛教經典之後。世界哲學史更清楚地詔示我們，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之能發展亞里斯多德哲學，而創立了中世紀的士林哲學，是在他懇請希臘文專家莫厄味克(G. Moerbeke)替他將亞氏的主要著作譯成了拉丁文之後。我們當然不反對學者專家們直接研讀中國古代的經典，然而，中國古典哲學經文之必須譯成白話文，實在是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啊！

(丙) 在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上革新，一定要討論哲理，少談考據！翻開近來的中國哲學著作，大部分都是些「述而不作」的哲學史料，真正討論中國「哲學」的專著實在是鳳毛麟角！再請複查一下近年來哲學研究所的論文，尤其是博士論文，十之八九都是些考據的古董，真正探索中國哲學「問題」的少之又少。此種述而不作的方法如不加以改正，要想中國哲學能現代化，那仍舊是緣木求魚。

記得九年前在夏威夷大學參加「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時，我們曾討論過編寫一本「哲學方法論」的必要，並且決定請香港崇基書院沈宣仁教授主編，但在目前仍未在臺北見到此書，不知該書是否只在香港發行。吳森先生在其近著「比較哲學與

文化」中會以「論治哲學的門戶和方法」為題，討論了這一重要課題，可惜略而不詳；我們誠懇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見到一部有關這方面的專著出版。

(丁) 在中國哲學的教學上革新，我們要取消一言堂，鼓吹羣言堂！昨天（九月二十九日），中副有一篇輔大羅光主教的大作「哲學與教育」，他一開頭就在感歎，他說：「直到現在，教國父思想的方法，是國文的教育法；教中國思想史的方法，是考據學的教育法。結果把活潑的生活思想教育，弄成了呆板的書本教育，學生聽來乏味，那還能引起他們的信心？」從教育心理學講，一言堂的教學方式不如二言堂，二言堂又不如羣言堂。教一般科目如此，教哲學——尤其是教研究所的哲學課程，更是如此。今年本人應邀在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任客座教授，發現不少同學們似乎習慣了一言堂的教學方式，要他們馬上改為羣言堂，就覺得一時難以辦到。

最近接獲教育部朱部長的邀請函，欣悉本年十月底將舉辦一次「大學院校哲學教學研討會」，據說將有數十位哲學教授們應邀參加。我們誠懇地希望，這次研討會能作出一些具體的建議，能在中國哲學的教學上革新，而有利於促進中國哲學的

現代化。

## 二 中國哲學世界化的步驟

就理論而言，只有在中國哲學現代化了之後，我們才能推動它的世界化。換句話說，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應是它世界化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沒有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就根本談不到它的世界化。然而，就實際上講，兩者是可以同時進行，而並不一定互相排斥。我們認為，中國哲學世界化的步驟，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四項：

(甲) 我們必須在中國建立研究中國哲學的最高機構。以目前實況來說，中央研究院原本是我國學術界的最高機構，可是，它並沒有設置「中國哲學研究所」。月前，中國哲學會年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中央研究院增設此一刻不容緩的中國哲學研究所。我們殷切地希望，有關當局為配合此一迫切的需要，能盡快地批准這項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招徠歐美哲學界的人士，前來中國作中國哲學的研究；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免除「禮失而求諸野」的危機。

(乙) 我們必須邀請世界各國的中國哲學工作者，有計畫、有組織地把中國哲學中的主要經典譯成西文，同時，也把西方歷代哲學的主要著作譯成中文。只有在中西方哲學界都能直接閱讀、了解、並消化了雙方哲學原典之後，中國哲學才有世界化的可能。到目前為止，中典的西譯，無論英、法、德文，都已作得很多；只是西典的中譯，則尙待大家努力。不錯，我們已有些零星的節譯，却還沒有整部的全譯。有關希臘古典哲學如此，中世紀的士林哲學如此，康德等的近代哲學如此，即使當代的杜威哲學著作也何嘗不是如此？

近年來，有人批評國內哲學界，包括已經去逝的胡適先生在內，都誤解了杜威和他的哲學；可是，我們沒有中文的杜威哲學主要著作，又怎能正確地了解他的哲學呢？同樣，歐美哲學界也多有誤解中國哲學的。遠的不必說，就以禪學為例，三十年來，多少歐美人士，尤其是英語系的哲學界和宗教界學者，飽受了日本人鈴木大拙和中村元等英文譯著的宣傳，而誤認禪學是日本的哲學。近年來，雖有陳榮捷、吳經熊以及張鍾元等位的英文著作問世，而糾正了以上的錯誤；但是，仍舊還有一部分人甘願錯認到底，強說至少現代的禪學是日本的！由此可見，翻譯中西經典